東園叢說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園叢說

李如箕撰

本館據指海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四庫全書提要

東園叢說三卷舊本題宋李如篪撰。如篪始末未詳。據卷首紹興壬子自序。則括蒼人。時爲桐鄉丞。正德崇德縣志載宋李如篪字季牖。崇德人。少游上庠。博學能文。著有東園叢說。樂書行世。晚以特科官桐鄉丞。人名書名仕履並合。當卽其人也。其書各家不著錄。莫考其所自來。下卷雜說中所作初夏詩。及其父歡喜口號三首。爲自來錄宋詩者所未及。又此書自序。作於壬子。爲紹興元年。周庭筠刊書跋。作於甲寅。爲紹興三年。而所載時事一條。記紹興六年。楊么李成事。儉佞一條。記紹興二十四年。秦塤登第事。以少收衆一條。記紹興三十一年。兩淮失守事。幷有稱高宗廟號者。則書當成於孝宗時。年月殊不相應。且語孟說一門。語孟合稱。不似南宋初語。所辨北辰不動一條。與明陳士元論語類考之說同。似乎曾見集注。故有此說。亦不似朱子以前語。其天文歷數說。謂今之渾天實蓋天之法。亦似歐邏巴書既入中國之語。宋以前卽推步之家未明此理。無論儒生。或近時好事者。因如篪書名。掇拾舊文。益以所見。僞爲此帙歟。今但就其書而論。如春秋行夏時一條。謂以建子爲周正月。乃左氏之失。不知左氏周人。記他事或失之誣。至於本朝正朔。則婦豎皆知。左氏不容有誤。詩亡春秋作一條。謂孔子所聞所見之世無詩。不知株林夏南詩有姓名。不能移之東遷前也。召公不說一條。謂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召公背北面而事之。則誤信明堂位之謬說。左傳其處者爲劉氏

一條。疑邱明先知。又疑其附會。則未考此句爲漢儒增入。孔穎達正義已有明文。然如解王用三驅。引周官大司馬立表爲證。解坤六五爻。駁程傳女媧武氏之非。解說卦生蓍糾揚雄產蓍之誤。解繫辭太極生兩儀。爲生蓍之法。引左傳楚有句瀆漳瀆雍澨蔿澨諸地。證三澨非水名。解關雎爲后妃求淑女。引崔靈恩三禮義宗。證縮酒用茅之義。以及考究易之八法。及六日七分之說。推算絳縣人甲子之數。皆典核不苟於經義。頗爲有裨。故雖顯有可疑。而其書可採。亦姑存之。以備參訂焉。

序

僕頃年僻居語兒之東鄉。既無進取之望。又不能營治資產。日與樵漁農圃者處。羹藜飯糗。安分循理。亦足以自樂。時時披閱文集。省記舊聞。隨手筆之。遂成卷帙。其間經史子集。天文地理歷數之說。無不有之。目之曰東園叢說。好古博雅君子覽之者。殆有取焉。紹興壬子三月下浣。桐鄉丞括蒼李如篪自序。

東園先生李君。少游上庠。博學多聞。與紹興諸魁皆友善。平時上下論議。出入經傳。前言往行。靡不識錄。庭筠來吏桐鄉。密邇南廡。暇日授以得償未見之願。謹輟俸以梓諸梓。其於學者亦有助云。紹興甲寅正吉。建安周庭筠敬書。

東園叢說總目

卷上
春秋說八條
易說十一條
書說八條
三禮說十二條
詩說十條
左傳說十一條
卷中
語孟說十八條
天文歷數說六條
卷下
雜說三十二條

東園叢說卷上

宋　李如篪撰

春秋說

春秋行夏之時

夏正月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者。各用其月爲歲首也。建寅則稱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是建寅則稱正月也。建丑則稱十有二月。書云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是建丑則稱十有二月也。建子則稱一月。書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是建子則稱一月也。一月者謂是歲首稍變於夏商而謂之一月。其實十有一月也。詩稱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謂十一月十二月至言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六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皆據夏正而言也。嗟我婦子曰爲改歲。以見此月歲終十一月歲首也。以是考之。三王之歲首。惟夏正建寅稱正月。二代雖或建丑或建子。初不稱爲正月。秦漢間雖用亥月爲歲首。只稱冬十月。亦不稱爲正月。孔子作春秋。將立一王之法。以夏正得天。春秋之法行夏之時。蓋以周正紀事而以春王正月揭於其首。其實則冬十有一月也。不然。豈得以十一月而強指爲春正月哉。只緣左氏不曉聖人垂法之意。遂斥言元年春王周正月。後儒因是相沿。遂云商用建丑爲正月。周用建子爲正月。使春秋行夏時。立法貽後之意晦而不彰。左氏之失也。

詩亡然後作春秋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說者皆謂黍離之詩降於國風是詩亡非也孔子序詩國風雅頌各從其體初無褒貶去取在其間也按周召分陝之時周家已有天下關雎美后妃之德王者之事也爲其是風體故謂之國風得於陝之東者爲周南得於陝之西者爲召南豳七月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道之艱難與夫東山之作及周公遭變之詩亦同在國風亦以其在風體故也但國風之中有正有變足以明政之得失時之盛衰也黍離之詩所謂變風者也不列之國風將何以處之處之雅乎處之頌乎皆所不可故列於國風而非所謂降也不然則二南豳風俱謂之降可乎且如大雅版蕩召旻之類雖周室大壞無綱紀文章其體是大雅只當列之於大雅之中又可降之於風耶故知黍離之在國風其體是風而非降也然則孟子所謂詩亡者何也蓋嘗考之國風之詩如鄭莊衞宣齊桓秦穆襄晉昭獻之類皆孔子所傳聞之世所作雖變風居多亦本於人情而止乎禮義先王之澤未泯也孔子所聞所見之世亦安得無詩國風無見焉者止乎禮義者無有也此孟子所謂迹熄而詩亡者也非謂黍離列於國風而云也然則春秋何以始乎隱究觀黍離雖作於平王之時而其顛覆之禍幽王爲之也其他刺平王者如行役無期度不撫民而屯戍於母家凶年饑饉室家相棄之事亦衰世之常春秋豈爲是而作哉逮桓王之立諸侯背叛王師傷敗如左氏所謂周鄭交質取溫之麥尚猶可言至於帥師以取成周之禾甚至於射王中肩則諸侯蔑視周室無復有王矣王者威柄自此絕矣桓王之立實當隱公卽位之三年

故春秋自此而始。爲無王而作明矣。若以東遷之後。王政之失始於平王。而春秋作。則當自惠公始而不當始於隱公也。杜預以爲隱公讓國之賢君。故春秋以爲始。非也。聖人亦立一王之法。豈以讓國之一節。而爲春秋之始哉。

春秋感麟而作

孔子嘗語子夏曰。明王不作。天下其孰能宗予。又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麟鳳之至。與河洛之出圖書。乃上天休嘉之應。有明王者出。然後見也。孔子大聖人也。必有明王者出。然後其志可得而伸。而其道可得而行。河不出圖。鳳鳥不至。孔子蓋傷無明王者作。其事業終不得有見於當世也。至哀公之西狩。麟偶見獲。孔子反袂掩面而歎曰。胡爲而來哉。蓋傷明王之不作。己志之不伸。而麟至之無從也。且謂其道不行於當世。要必垂之於後代。於是作春秋。垂一王之法。若曰後世有明王者作。必將舉而措之。以其書感麟而作。故至於獲麟而止。志在春秋者。如斯而已矣。其書既存一王之法。則其施設之所寓言者。無非天子之事。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正謂定天下之事。成天下之業。皆天子之事。非孔子欲身爲天子之事也。李厚作春秋總要序。見孟子有此說。遂云。孔子以天下之事爲己任。殊不知孔子只是思得明王。以行所蘊。既終不可得。於是作春秋。見諸行事。以明己志耳。豈可以匹夫欲以天子之事爲己任哉。如先儒黜周王魯之說。孔子素王。邱明素臣之說。皆不明夫子作經之旨。

黜周王魯

春秋書成周宣榭火公羊傳曰新周也黜周王魯之說蓋啟於此新周者蓋謂王者必存二王之後周有天下則宋杞爲二王之後今王魯則以周宋備二王之後是新周而故宋也其說從此濫觴又見黍離之詩列於國風而魯僖之頌又繼周頌之後王魯之說遂得援以爲證惟深識之士則知聖經之作皆自有意義也

天王狩於河陽

左傳云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蓋嘗論之周自宣王會諸侯於東都之後天子未嘗有巡狩以朝諸侯之事由東遷而來亦未嘗有諸侯朝王之舉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天子巡狩諸侯朝王之書蔑如也獨僖二十八年書天王狩於河陽公朝於王所書魯公之朝則諸侯之朝可知已天子爲巡狩之舉諸侯卽其所而朝之最是東周一時之美事晉文之力也而傳乃有不可以訓之言何哉且明德之言杜預以爲明晉文之德其言是也詳究其事文公召王以諸侯見初非欲自尊大蓋以當時周室衰微諸侯蔑視王室無復有宗周之念者晉文欲率諸侯朝周以明上下之分又力所未及兼之皆有備去其兵車以入然後可苟不能去又使天子何以自安使天子出狩因率諸侯以見之其意甚美其謀甚婉矣春秋正色而書之無少貶焉所謂譎而不正者元不在此若以爲貶則以錫命之失遂削去天字君乃爲臣之所召而反稱天王何也直書天王狩於河陽又書公朝於王所辭無所貶聖人之意可知矣春秋集解亦當明此意後之釋春秋者皆不能到也

齊人來歸衛俘

左氏傳經文云齊人來歸衛俘公穀經文皆曰齊人來歸衛寶按書稱俘厥寶玉衛俘衛寶其實一也但以俘爲寶則掠取分受之罪不彰也當以左氏經文爲是

盟於召陵盟於袁婁

孔子作春秋與奪之意昭然可見如齊威公伐楚屈完之詞未服師次于陘楚人懼使屈完來盟於師夫楚人來盟則其心已服矣於是退師召陵而與之盟示不迫而強之也其仁恕之心待楚之禮可謂兩盡矣故春秋書曰楚子使屈完來盟於師盟於召陵蓋美之也晉郤克伐齊敗之於鞌進至袁婁去臨淄纔五十里齊人大恐使國佐如師晉人方且欲得蕭同叔子爲質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至使齊人不勝其忿無暇滅亡之恤而有收合餘燼背城借一之言於是遂盟國佐於袁婁蓋疾之也齊威退師於陘以盟屈完郤克卽袁婁以盟國佐二事中禮違禮觀聖人所書之文彰彰可覩矣

紀季紀侯

春秋書三叛人以懲不義皆以地出奔者又諸侯失地書名紀滅於齊所書有可疑者方齊襄修九世之憾志乎滅紀自取邾鄫鄑郚之後紀之國勢已危矣紀季不能與紀侯死守迺以鄑邑入附於齊與叛人何異春秋方且嘉而稱其字見褒與季子仲孫同等又且書入若內弗受然紀侯不能效死而弗去至亡國旣不言滅又不斥其名書紀季則曰紀季以鄑入於齊書紀侯則曰紀侯大去其國何也原其所以蓋紀

之不能抗齊。終必見幷。紀季知其不免。於是以鄰入齊。以存宗廟。且使其姑姊妹親屬。得有所歸。其以邑附齊。非以爲利也。紀侯初非以不道取滅亡。見迫於齊力。不能以自全。死守徒斃其民無益也。於是委而去之。去其國。亦非爲身謀也。故二者之書。紀季之事。不惟異於叛臣。且取貴於春秋。紀侯之去國。不惟異於失地之君。且有大之之稱。其後書叔姬歸於鄰。則知紀之宗社。猶得存於鄰者。紀季之功也。書大去其國邑。鄰之宗社。猶得以存。安得與叛人幷失地之君同日而語哉。予謂紀季之賢。不可望微子。而存宗社與抱祭器以歸周者。略相似。紀侯之賢。不可望太王。其不以所以養人者害人而去之。亦略相似。

易說

王用三驅失前禽

易比卦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講易之家。解釋三驅之義。或以祭祀賓客充君之庖爲三驅。或以湯網三面爲三驅。非惟不曉三驅之義。幷與一爻之義。曖昧而不明矣。夫三驅之義。見於周官大司馬。而說者未之詳矣。大司馬四時之田。立表者四。第一表五十步。又立一表。是第二表。去第二表一百步。又立一表。是第三表。去第三表一百步。又立一表。是第四表。車徒之屬。皆集於第一表之中。皆坐鳴鐃振鐸而作。驅逐奔驟。至第二表而止。皆坐。是一驅也。鳴鐃振鐸又作。驅逐奔驟。至第三表而止。皆坐。是再驅也。又鳴鐃振鐸而作。驅逐奔驟。至第四表而止。皆坐。是三驅也。此王者田狩三驅之義也。此卦九五取此爲言者。蓋比卦五爻皆陰。惟九五一爻是陽。又處尊位。爲羣陰之所附。是天下顯然比之者也。考其象則坤爲

與衆陰爲徒。坎爲豕。坎之變爲離。離爲飛鳥。以車徒而逐禽豕。卽有三驅之象。王用三驅失前禽者。蓋上六一爻居前。獨後於衆陰。又坎爲險。是衆陰比於九五。惟此一爻恃險而不附。以三驅之義言之。是在前途而飛去之禽也。夫禽之迎而來者順也。順則取之。背而飛去逆也。逆則舍之。夫聖人在上。天下皆比附其間。有不服者。聖王豈有強之而必欲其比附者。置之度外。從其自去而已。故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比卦上六一爻。卽虞氏之三苗也。

坤六五

伊川先生解易甚明白。惟坤卦六五解得未盡。伊川云。坤雖臣道。五實尊位。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聖人有黃裳之戒焉。按易六五一爻。坤卦之至美。故曰黃裳元吉。孔子釋之曰。文在中也。又於文言敷暢其義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既曰正位居體。安得有羿莽女媧武氏之氣象哉。不知程氏如何發此論。

三五以變

繫辭言三五以變錯綜其數。說者多引河圖五居中央。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之說。以爲縱橫十五是謂三五以變。三五則然。其變維何也。夫三以變者。伏羲之八卦是也。八卦之畫三。舉乾一卦言之。乾一變爲二變。艮三變。坤是三以變也。五以變者。周易重卦是也。重卦之畫六。以乾一卦言之。一變姤。二變遯。三變否。四變觀。五變剝。六變復。變第四畫爲晉。爲遊魂。七變復變內卦三畫爲大有。爲歸魂。

遊魂。歸魂。是五變之後。再變之卦。故只言五變。而不言七變。卽是五以變者也。三五之變。錯於三百八十四爻之中。而綜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錯綜其數可知矣。

參天兩地

繫辭言參天兩地而倚數。儒者往往說得不甚切當。王弼注云。參、奇也。兩、偶也。七九爲陽。六八爲陰。奇偶是也。參兩倚數之說。則未聞也。夫數之所由起。本於五行生成者是也。夫天一生水。成於地六。地二生火。成於天七。天三生木。成於地八。地四生金。成於天九。天五生土。成於地十。故一三五七九爲陽。二四六八十爲陰。考之天之生者三。地之生者兩。天三地兩。數之所由起。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又五行生成之數。陽極於九。陰極於十。九者三三也。十者兩五也。亦得爲參天兩地。

生蓍

繫辭云。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蓋能以吉凶得失。預曉於人者。神明也。神明不能與人相接。故聖人生揲蓍之法。探神明所爲吉凶得失者。以示於人。使人知有避就。故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也。揚雄認錯此意。以爲聖人有以幽贊於神明而生出蓍草也。故大元云渾天地而產蓍。誤矣。

六者三才之道

繫辭云。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凡卦六畫。皆具三才。下二畫爲地。中二畫爲人。上二畫爲天。以乾一卦觀之。故九二曰。見龍在田。是下二畫爲地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是中二畫爲人也。九五曰。飛龍在天。是

上二畫爲天也.

太極生兩儀

繫辭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後儒便以兩儀爲天地.兩儀既爲天地.而八卦中又有乾坤何也.殊不知此一段.是聖人言生蓍之法也.四十九莖聚而爲一者.太極也.分於兩手而爲二者.卽有陰陽二氣.是兩儀也.既分陰陽揲之.則有老陽少陽.老陰少陰.是四象也.遇老陽.則其策三十六.遇老陰.則其策二十四.少陽.則其策二十八.少陰.則其策三十二.老陽之策三十六.是九揲之數也.故九爲老陽.老陰之策二十四.是六揲之數也.故六爲老陰.少陽之數二十八.是七揲之數也.故七爲少陽.少陰之數三十二.是八揲之數也.故八爲少陰.七八九六.一定而不可易者也.安得外求其說.

易有八法

易之書其法有八.曰貞悔.曰對變.曰反對.曰互體.曰之變.曰世應.曰納甲.曰飛伏.明此八事.可與言易矣.

凡重卦.內象爲貞.外卦爲悔.舉一卦以明之.如雲雷屯䷂坎上震下.震爲貞.坎爲悔.

對變者.如乾對變則爲坤.

反對者.如屯䷂坎上震下.反對爲蒙䷃艮上坎下.

互體者.如屯䷂震下坎上.自第二爻至第四爻.卽有坤體.自三爻至第五爻.卽有艮體.是互體也.

之變者.易以變爲占.揲出少陽少陰.則其爻不變.揲出老陽老陰.則其爻變.所謂變者.陽爻卽變爲陰.陰

爻卽變爲陽也。以乾坤二卦舉一爻以明之。乾卦六畫皆陰。☰乾上☰乾下。若第一爻揲出老陰。卽變爲復☷坤上☳震下。是爲之變也。世應者。如乾之初九爻變陰而爲姤。則姤卦初六爲世。九四爲應。☰應☰世是爲世應。納甲者。以六十甲子納於八卦爻中也。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巽。納庚辛坎離。納戊己艮兌。納丙丁。列之於左。

乾　壬壬甲甲甲甲　坤　癸癸乙乙乙乙　震　庚庚庚庚庚庚　巽　辛辛辛辛辛辛
戌申午辰寅子　酉亥丑卯巳未　戌申午辰寅子　卯巳未酉亥丑

坎　戊戊戊戊戊戊　離　己己己己己己　艮　丙丙丙丙丙丙　兌　丁丁丁丁丁丁
子戌申午辰寅　未酉亥丑卯巳　寅子戌申午辰　未酉亥丑卯巳

飛伏者。如乾卦初九是甲子變爲姤卦。姤乾上巽下。巽第一爻是辛丑。是辛丑爲飛神。甲子爲伏神也。他皆倣此。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

繫辭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孔子於鬼神之事。未嘗言及。子路問事鬼神。則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則曰未知生。焉知死。至繫辭。則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夫鬼神之情狀。死生之說。舍易無以明之。而非可遽以語人者也。觀八卦之變。則鬼神死生之情狀。始終之義。昭然可覩矣。凡卦至第六變爲游魂。精氣盡於此矣。是死而爲鬼神者也。至第七變而爲歸魂。是精氣復返。再生而爲人物矣。蓋八卦之變皆七。與正卦爲八。八卦之變。是六十四。舉

乾坤二卦之變以明之圖之於左

乾䷀乾上乾下一變爲姤䷫乾上兌下二變遯䷠乾上艮下三變否䷋乾上坤下四變觀䷓巽上坤下五變剝䷖艮上坤下至剝雖下五爻已變猶有上一爻是乾本體精氣爲物者猶在也至六變卻變第四爻爲陽於卦爲晉爲游魂䷢離上坤下則乾之精氣盡矣卦爲游魂故曰游魂爲變乾之本體全不見矣至第七變再變內卦三爻爲陰于卦爲比爲歸魂䷇坎上坤下則精氣復返而爲物坤體復見矣

坤䷁坤上坤下一變爲復䷗坤上震下二變臨䷒坤上兌下三變泰䷊坤上乾下四變大壯䷡震上乾下五變夬䷪兌上乾下至夬雖下五爻已變猶有上一爻是坤本體神氣爲物省猶在也至六變卻變第四爻爲陰於卦爲需䷄坎上乾下爲游魂則坤之精氣盡矣卦爲游魂故曰游魂爲變坤之本體全不見矣至第七變再變內卦三爻爲陰于卦爲比爲歸魂䷇坎上坤下則精氣復返而爲物坤體復見矣震巽坎離艮兌准此

六日七分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除震兌坎離四正之卦二十四爻爲二十四氣外六十卦計三百六十爻每一爻直一日三百六十爲一歲之日按一朞之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六十卦三百六十爻則不足者五日四分之一矣於是分一日爲八十分五日四分日之一計四百二十分均該於六十卦之中每卦直六日七分

論太元蹊嵐二贊

易六十卦三百六十爻不可增減太元八十一家七百二十九贊亦不可增減易以一爻直一日三百六十爻當朞之日究朞之日數則易爻少五日四分日之一故分一日爲八十分四日五分日之一爲四百二十分六十卦每卦直六日七分而周一朞矣太元以兩贊直一晝夜而驗朞之日數則元贊亦少四分日之三當如易不於卦外增爻計所少之數分一日爲幾分均該於七百二十九贊之中足矣乃於首外增踦贏二贊夫不增二贊則所少者四分日之三今增二贊則多於朞之日四分日之一此蘇先生所謂四歲而加一日千歲之後恐大冬之爲大夏者也蔣永叔韶音集進卷中郤云揚雄立兩贊多於朞數四分日之一者日行遲緩常至後天故雄多此數分以足周天之度歷數家固有此法然豈有四歲加一日之理按歷法至七十五年始加一日也蘇先生云恐大冬之爲大夏郤又不然歷法七十五年日退一度而加一日積至二萬餘年亦將大冬之爲大夏矣然自上古至今日之行度久而必差故堯時中星至秦已差半矣自太古至今其差豈勝計哉四時不至變亂者日行自有黃道其度雖有差須至加日四時初不易也蘇先生是據冬至日在斗度夏至日在井度差至於井則大冬爲大夏矣不知自有黃道之運故也

書說

召公不說

書云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大聖召公大賢何故不相知心而有不悅之意

詳觀君奭一篇。蓋緣召公欲避位而去。周公作此以留之。一篇之中。盛稱召公。當文武之時。輔佐二人心得契合。周家所由得天下。有無窮之休美。皆召公之力。在今日不可不成就文王光大之業。召公既疑周公而不悅。周公安可無一言以曉諭之。而亟稱其美。似非人情。周公不爲也。又召公不說。周公在居攝之時。庸或有之。今以復子明辟。同爲師保。而尙不說。必不然也。詳究其事。周公召公。當文武之世。以至於有天下。皆有大勳勞。特相武王以伐紂翦商一事。其謀決於周公太公。則其勳名與召公不同。況又居攝七年。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則其功又非人臣之所能爲者。其朝諸侯於明堂。召公以下。皆北面而事之。一旦復子明辟。遂同爲師保。左右成王。師保位分體敵。召公之心。有不能自安者。故欲引去。不敢與周公比肩。如是而不悅耳。豈相忌而不悅哉。蘇先生稱孔子厄於陳蔡。其子弟自能相樂。周公在位。而召公猶且不說。是周公之富貴。不若孔子之貧賤。蘇公豈不知此一時驅駕其說以爲文耳。學者不可以爲實。

江漢朝宗於海

書曰。江漢朝宗於海。按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以其能獨赴海也。水之赴海。皆有朝宗之勢。何獨於江漢言之。且江漢合於夏口。去海尙二千餘里。卽有朝宗之說何也。嘗推原其意。蓋江水逕夷陵。而東至於夏口。漢水逕漢中。歷魏興上庸。興勢襄陽。而南入於江。皆荆楚之境。其南當虞夏時。則爲三苗之國。以虞氏之化。而尙且弗率。逮有商之際。荆楚復爲患。故詩云。奮伐荆楚。采入其阻。周之衰。昭王南征而不復。春秋之時。荆楚僭號稱王。常爲中國病。故傳曰。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蓋其民輕剽喜亂。歷世患之。聖人

因二水合并東趨於海故爲朝宗之說以示訓猶曰水尙有朝宗人而不知尊君親上之意乎孔穎達疏略言及其意而言之未詳唐杜工部更天寶之亂作詩獨出於忠憤措意甚深而用事不苟其詩有曰蜀水會涪萬瞿塘爭一門朝宗人共仰盜賊剚誰尊蓋用尙書江漢朝宗之義也

和夷

書云岷嶓既藝蔡蒙旅平和夷底績鄭氏云和上所居之夷和讀曰桓其地去古既遠莫得而詳也予讀寰宇志洮州美相縣本後周之洪和郡周明帝武成元年置洪和郡屬岷州武帝時郡省以縣屬同和郡同和郡卽岷州也後魏大統十年置岷州以南有岷山故以爲岷尋改爲同和郡郡之政和縣有當夷廢城唐貞觀二年亦置當夷縣於此書稱岷嶓既藝蔡蒙旅平和夷底績今洮岷二州之間郡縣有同和洪和政和之稱岷州溢樂縣有步和川又有當夷縣之名名號之起有由來又在岷嶓之間竊意和夷之地蓋在於此也鄭氏之說無所經見非也

湯始居亳非治亳殷

成湯所居之亳與盤庚所治亳殷實是兩地成湯所居之亳帝嚳嘗居之帝嚳有商之祖也故曰從先王居盤庚所治之亳乃亳殷之地故曰新邑成湯之亳在今應天府穀熟之地盤庚所治之亳在今河南府偃師縣之地諸儒多以爲一地其實兩地也契始封商縣故國號爲商至盤庚都亳殷於是始有殷之稱至高宗又遷居河北之朝歌

洛邑

洛邑爲地之中。按史記周紀。武王有天下。已有營洛邑意。故先置九鼎焉。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意。經營洛邑。觀召誥洛誥之書。定都之意決矣。然而竟不遷都。姑以周公君陳畢公相繼尹之。成康之世。四方無虞。太平數十年。迄無遷都之舉。推原其事。蓋緣商家賢聖之君六七作。遺德在民之久。周家雖得天下。關東之民。懷商之意未泯也。三監之叛。其民有反鄙周邦之語。自非周公定之。關東之地。已非周有矣。由是姑保關中百二山河之勢。以臨制東方。遂先都洛之舉也。遷殷頑民。正如漢高祖遷齊諸田楚昭屈之類。蓋撥其強宗以杜其亂耳。

三澠

漢水過三澠。至於大別。馬融、鄭元、王肅、孔安國咸以三澠水名也。許氏曰。澠者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按春秋左氏傳。文公十六年。楚軍次於勾澠。以伐諸庸。宣公十四年。楚令尹子越師於漳澠。定公四年。左司馬戌敗吳師於雍澠。昭二十三年。司馬薳越縊于蓬澠。服虔云。或謂之邑。或謂之地。南陽淯陽之間。淯水之澠。亦有南澠之稱。禮部韻注亦云。水邊土人所止。其實水際是也。究其他水際未有稱澠者。諸以澠爲名。皆漢楚之地。恐是其土人以水次爲澠也。所謂三澠。莫究其所在。又按定四年。吳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陣。自小別至於大別。然則三澠與二別。皆漢水近江之間地名也。

浮磬

禹貢泗濱浮磬。孔安國云。水中石可以爲磬。泗水中今無此石。按淮陽下邳縣西南八十里。有磬山。先朝於此取磬石以供樂府。其山在泗水之南四十里。恐指此爲泗濱也。今在衢亦有浮石。蓋其石傍岸而生。浮於水上。又端州細石作硯。甚輕薄。士人亦謂之浮石。僕意泗濱之浮磬。亦其石輕細縝密。以浮稱之耳。

三江

按禹貢。於揚州言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安國不言三江所在。酈道元注水經。引庾仲初揚都注云。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爲三也。又禹貢言漢水東爲北江。入於海。江水東爲中江。入於海。安國止云有北有中。南可知。亦不言何者爲北。何者爲中。何者爲南。兩漢郡國地理志注並云。北江在毘陵北。東入於海。中江出蕪湖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桑欽水經亦云。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於海。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至會稽陽羨縣入於海。酈道元曰。江水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曰蓋言蕪湖之江。注於太湖。逕松江以入於江也。水經注又指是水爲南江。觀諸儒之說。震澤與大江。其中各有三江。據禹貢言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疑若震澤中自有三江也。其言江漢之水。則曰東爲北江。東爲中江。有北有中。不應無南。是大江之中自有三江也。蓋嘗深究之。其實不然。禹貢於揚州之境。所謂三江者。併震澤與大江之水而言之也。予觀桑欽水經。酈道元爲之注。其言水之源流支派。至詳且悉。然二子言江漢之水。自彭蠡而下。甚有疏舛。如言北江自毗陵北界。東入於海。今大江自京口以東。至江陰爲界。舊屬毗陵。謂之毘陵東北入海。然也。至言中江自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入海。其說疏

矣。按今太平州蕪湖縣。其南有水通大江。其水自蕪湖東至黃池鎮。又東至銀林。遂絕不通。自銀林十八里。謂之東壩。有水逕溧陽宜興入太湖。故今江東諸州之運。必經由大江。東至京口。以入運河。以隔於銀林之壩故也。蓋前代蕪湖之江。常逕溧陽宜興。以入於震澤。是爲南江。漢志所云陽羨。卽宜興也。宜興之水。首受蕪湖江水。逕水之南。是曰荆溪。後以江水泛溢於太湖。爲吳中之患。故爲堰以限之。則水經指蕪湖之江。以東通太湖。且謂之南江。其言亦未爲失也。蓋其水舊通太湖。逕今蘇州吳江縣之松江。東北入青龍江。以入於海者。是也。按吳地。秦時雖併屬會稽郡。後分爲吳郡。故漢志言首受蕪湖水。東至陽羨入海。不言會稽。蓋後漢時陽羨已不屬會稽也。酈道元注水經。作於後魏之時。與桑欽之水經俱云。會稽陽羨。而酈道元且謂與浙江合。豈不妄耶。又指蕪湖之水爲中江。皆不然。蕪湖之水東至陽羨者。乃南江也。僕平常疑諸儒之言三江者。而未究其實。後爲通州酒官。自蘇州常熟縣福山登道。抵通州琅山岸。其江面逕八十里。八十里之中。其水有二道。最深而流甚急。土人謂其北者爲中洪。南者爲南洪。洪亦曰濡。兩洪之間。皆沙夾。海船皆不可行。其可通行者。必於兩洪之中。惟小舟入水不深者。方可徑渡。予方悟三江之說。其二蓋在於此。幷蕪湖之江。舊通太湖。由青龍江而入海者。是爲三也。後又咨訪其迹。通州琅山之東北。海門縣界。有地名三江口。又東則青龍江入海處。乃吳越春秋。稱范蠡去。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然後知三江之言。實主於此。可以無疑。其實江漢之水。自夏口併入東會於彭蠡。至京口以東。漢水則分爲北江。江水則分爲中江。蕪湖之水。首受大江。舊通太湖。出吳松。注於青龍江。併入大江者。是

謂南江。此所謂三江也。方三江之堙塞。震澤之水不得其所歸。而爲一方之害。三江既入。則震澤之水定矣。竊意三代之前。大江東下。江漢之水。分爲二洪。並流東注其中。蓋有斥鹵之地。以分其江域。去古既遠。日漸坍沒。遂成沙洲。至今惟見一江之中。其流有二水。深而流急耳。然大江之二洪。予以爲江漢之水。禹貢之所謂北江中江者。則今之中洪。乃北江。南洪乃中江。而北人乃以中洪南洪爲言者。實由北江之水去北岸最遠。居於水面之中。故土人指爲中洪。又居其南者。則指爲南洪。其實今之中洪。乃禹貢之漢水東爲北江者是也。今之南洪。乃禹貢之江水東爲中江者是也。蕪湖水首受大江東注震澤。自青龍併入大江之尾閭者。實爲南江。故曰禹貢之所謂三江。併大江與震澤之水而言之也。蘇先生子瞻嘗論三江。以豫章之水爲南江。併江漢之水爲三江。詳禹貢之書揚州界言三江既入。豫章亦揚州之界也。然江漢之水。自會於彭蠡之後。方曰東爲北江。東爲中江。而豫章之水。乃今江西灘溪與鄱陽等水。會於彭蠡者也。安得援此以爲南江哉。然大江之流。水之併歸者。卻有三江。西自蜀郡而下東海者。中江也。西北自漢沔而東至夏口而南入於大江者。北江也。西南合瀟湘澧沅之水。會於洞庭。至巴陵西合於大江者。南江也。則荊界亦可以稱三江。但禹貢所言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據揚州之境而言。亦不得用此以爲之解也。

三禮說

月令

堯典仲夏之月。日永星火。謂心星昏中也。至月令。仲夏之月。則昏亢中。堯典仲冬之月。日短星昴。謂昴星

昏中也至月令仲冬之月則昏東壁中考之堯典中星與月令中星率差半次所以如此者蓋緣日行遲緩月行疾速日之行日行一度月之行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就其中日之行又不能無毫釐之不及故歷家率五十年而退一度議者謂五十年爲太過率七十五年而退一度堯時冬至日在虛宿故昴星昏中至呂令二千餘歲合退三十餘度冬至日在南斗故東壁昏中也自漢而下以迄於今中星之差亦可得而推也又堯典中星只以二十八宿爲言至月令二十八宿之外又指弧建二宿以爲言蓋由二十八宿之中井斗度最多昏旦中星人目所視春分之節井星昏中斗星旦中二星其度闊昏時井星已過西而其實皆在井度旦時斗星已過西而其實猶在斗度目之所視見其星已西而指爲中星則不能不惑故又取二星以正昏旦也

祭

凡祭必取少許置於器中以祭先造飲食之神今人謂之出身者是也故禮云飲食必祭示有先也周禮膳夫授祭品又人君之祭器受之膳夫也魯語云君祭先飯謂侍食於君祭則先飯而次祭他也

喪制

禮經五禮之中喪禮最詳儒者以無益於進取講論所不及以古人所重因敍其略凡死有復有小斂有大斂有殯有葬有祔有廣有祔十庶人始死即升屋而號曰皐某復若君則復於小寢大寢四郊庫門以生時常所往處也在道則升車而呼復者蓋以旌招魂而欲其復盡愛之道耳其旌即謂之重置於坐以受奠

享。及已葬反而虞祭。始爲木主。其旌則或綴諸主。或藏之。故禮曰。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其旌今世俗謂之兆。揭於竿。及置於坐者是也。始死既復。其魂已不返矣。而後浴尸。惟君用鬯。蓋以香草置湯中以浴尸也。春夏卽用夷盤貯冰以寒尸。周禮凌人大喪供夷盤冰是也。既浴。楔齒綴足。帷堂。楔齒用角柶以通飯含也。綴足謂聯綴履屨之屬。帷堂者男女方亂故帷堂。帷堂卽換新衣遷尸於戶內。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先斂衣次斂衾。以絞束之。然後加冒殺。君綿冒黼殺。大夫元冒黼殺。士緇冒赭殺。凡冒質長與手齊。蓋以韜尸也。殺者冒之下韜足者也。小斂又加夷衾斂已徹帷。未有席。天子七日。大夫五日。士三日而大斂。大斂亦有絞紟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於庭百稱。大夫陳衣於房東五十稱。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奠於堂中有席。天子七月而葬。大夫三月。士踰月。既葬返日中而虞。弗忍一日離也。虞置木主用桑。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而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其變而之吉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檀弓云。豈若速返而虞者。蓋欲死者速有所依也。至祔於廟。又易虞主。周人以栗。

七廟九廟

鄭康成之說。王者親廟四。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周家七廟。后稷爲太祖。文武二祧不遷。故有七廟。王肅以爲王者親廟六。三昭三穆。與太祖廟而七。周家文武二祧不遷。共爲九廟。按商書言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自周以前。已有七廟。不緣文武二祧而七。當以王肅九廟之說爲是。

祭存三古

凡祭必存三古。郊血大饗腥。上古之禮也。體其犬豕牛羊。中古之禮也。實其簠簋籩豆鉶羹。近古之禮也。血祭血腥。未有火化。上古之俗然也。體薦則燔湯。中古之俗然也。至於簠簋籩豆。其食物腍矣。太羹不致滋味。鉶羹則加鹽菜之屬。近古之俗也。蓋祭祀之禮。求之上古。又求之中古。又求之近古。備古今之祭。以交於鬼神。於彼乎。於此乎。庶乎或饗之也。故禮曰。郊血大饗腥。一獻燔。三獻熟。又曰。血腥燔腍祭。皆備三古而言。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則有九年之食。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據三年而餘一年之食。二十七年已有九年之食。而必三十年通計。方有九年之食者。蓋三十年本合有十年之食。緣三十年之中。有十二箇閏月。多用一年之食。故通計只有九年之食也。孔子稱必世而後仁。以國用不乏。衣食足而知榮辱。人之情也。故必待三十年而王化洽也。古者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熟。貢賦皆入。然後制國用。計一歲所入之數而四分之。用其三而舍其一。至三年又足三分可支一年。故三年必有一年之食。九年必有三年之食。三十年之通。而有九年之食也。

土圭測景

洛陽陽城縣。舊屬河南。今屬許州。周公測景以求地中之處也。其測景之法。蓋表八尺以立於其地。又爲

土圭長尺五寸。臥於表之北。夏至之日。日正中時。表景與土圭齊。謂之地中。乃於此建王國焉。若表立於此地之南。則景長。其地多暑。立於此地之北。則景短。其地多寒。立於此地之東。則其地夕多風。立於此地之西。則其地朝多陰。周禮稱日南日北。日東日西者。指陽城日景而言也。南北之景。率千里而差一寸。惟陽城之景。尺有五寸。爲地中也。

鄉遂

者古兵農一體。周家鄉遂之制。兵寓其中。近國爲鄉。爲鄉者六。郊之外爲遂。爲遂亦六。其鄉則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遂則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縣。五縣爲遂。其兵制則五人爲伍。比與鄰之夫也。五伍爲兩。兩二十五人。閭與里之夫也。四兩爲卒。卒百人。族與酇之夫也。五卒爲旅。旅五百人。黨與縣之夫也。五旅爲軍。軍二千五百人。州與縣之夫也。五軍爲師。師一萬二千五百人。鄉與遂之夫也。蓋鄉遂各有萬二千五百家。各有萬二千五百人。六卿率之。鄉則出征。遂則居守。魯人三郊三遂。是大國三卿也。

周家不用商聲

大司樂祭天神地祇人鬼。備宮商角徵羽四聲。不用商者。周家木德。金尅木。商金也。故不用。

大宗小宗

古者諸侯卿大夫。皆世襲。嫡子孫襲爵位。其庶子謂之別子。別子不得祭宗廟。故自別子以下。則自爲宗。

別子之嫡長子。與嫡長孫相繼而下爲大宗。凡自別子出者皆宗之。不遷之宗也。禮所謂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之宗者也。其別子之庶子。則又自爲宗。庶子之長子。長孫相繼而下爲小宗。自庶子出者皆宗之。至五世則遷。禮所謂繼禰爲小宗。五世則遷之宗也。庶子爲禰。繼禰者庶子之子也。近代既無世襲。則無大宗。惟宗室則當有大宗小宗。而無其制。故蘇先生欲使天下皆行小宗繼禰之法。蓋欲聯宗族以教親睦也。

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

周禮醫師云。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人之身其陽竅七。陰竅二。總陰陽而爲兩。有疾而爲變。其事顯然而可知者也。所謂兩之以九竅之變者也。心肺肝脾腎胃大腸小腸膀胱爲九藏。其中有變不可得而見。而其血脈之動。常觸於寸口。醫之能知者。必於人兩手臂高骨之下。用三指測候之。九藏之動。不逃於三指之下。因以決人之生死安危。和緩俞跗之流。不能舍此而已疾也。所謂參之以九藏之動者也。

陰德陽德

大宗伯云。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所謂陰德陽德曰。陰陽者非奇耦也。蓋主隱之與顯也。漠然無朕兆之可窺者。陰德也。顯然有可驗之形者。陽德也。夫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根於性情者。出於天產也。是漠然無迹之可窺者也。此七情之發。不以中禮防之。則人僞勝而天理滅。故曰。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耳目口鼻手足軀體之間者。出乎地產者也。是顯然有可覩之形者也。其視聽言動。不以和樂防之。則猖狂無所不至。故曰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發而皆中節之謂和。禮者所以制中。而樂者所以道和也。聖賢不愧屋漏。而每謹其獨。如怒不遷而過不貳。是以中禮防其內者也。步趨則有環佩之音。升車則有和鸞之節。燕饗則有聲歌。在御則有琴瑟。手舞足蹈而非僻無自而入。是以和樂防其外者也。

詩說

周南召南

詩序稱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稱用何也。按儀禮燕歌。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鄭氏云。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周南召南。風化之本。故謂之鄉樂。蓋由房中以及朝廷燕饗與鄉射飲酒俱用之也。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魯語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爲卽與用同也。

芣苢

芣苢。韓詩直云車前。今俗人謂之蝦蟆衣者。是也。山海經則芣苢爲木云。實似李。食之宜子。生於西戎。按二字從草。安得是木。又芣苢之詩。係周南所采之詩。既生西戎。周南之地。在陝之東。其人安得而采之。因以爲詩也。

長庚

詩曰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先儒多以爲一星在西爲長庚東爲啟明非也。夫在西者昏見在東者未明先見是啟明居日之前長庚居日之後若是一星豈應一昏旦之間昏在日後旦在日前之理。按五緯之中金水二星常隨日長庚啟明乃金水二星也。漢書高帝紀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高允崔浩並以爲不然蓋緣仲夏之月日在東井十月日在尾箕金水無緣會於東井也五星之聚當在五月耳。

詩各有體

孔子刪詩爲三百篇國風雅頌各從其體而類聚之有風體者則列之國風有雅體者則列之雅有頌體者則列之頌雅又分大小二雅只言一事如鹿鳴、燕羣臣、嘉賓、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類主於一事如此之類卽謂之小雅如烝民之詩、大明、文王之類其文非止一事往往廣及道德政化之本如此之類卽謂之大雅又有一詩而備三體者豳風七月之詩是也七月之詩自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以上有風體故爲豳風自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以上有雅體故爲豳雅自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以上有頌體故爲豳頌周家祀享通用之也。

生民元鳥

帝王之興必有神異不可以常理推也司馬遷言后稷之生由姜嫄履跡而生契之生由簡狄吞元鳥之卵而生故生民之詩云履帝武敏歆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又曰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

居然生子。以其生之奇異。故置之隘巷平林寒冰之地以發之。而名之曰棄。而元鳥之詩。特言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則巨人跡元鳥卵。其事不妄矣。而說者乃云。詩人所言。謂高禖從祀之時。隨帝之步武。以元鳥至之日。祀人高禖。二詩之意皆主於高禖而爲言也。夫帝王高禖之祀。特常典耳。豈惟后稷之生。與契之生獨言之。厥初詩人之作。史遷之言爲是。

我姑酌彼兕觥

卷耳詩云。陟彼高岡。我馬元黃。我姑酌彼兕觥。惟以不永傷。注云。觥、罰爵也。燕饗所以用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酬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爲樂。今人宴會。求席中人舉動言語之謬誤者。則罰酒以爲笑樂。其所由來遠矣。

用金銀爲環置指間

詩注。古者后妃羣妾以禮進御於君。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者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世俗之人。用金銀爲指環。置於指間以記事。自古有之也。

有女同車

有女同車之詩。刺鄭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欲以文姜妻之。齊女賢而不答。卒以無大國助。至於見逐。鄭忽失齊之援。至於失國。其事則然矣。按文姜嫁於魯威生子同。卽魯莊公。其母文姜淫亂。爲

二國患猗嗟之詩。嘗刺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有女同車之詩。反謂齊女賢而不答何也

關雎

關雎之詩。本言后妃之德。首章言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夫關雎之爲禽。摯而有別。以況后妃之德明矣。窈窕淑女。宜爲君子逑匹。是亦主后妃爲言也。夫窈窕淑女。既言后妃。下章又言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則所謂窈窕淑女。乃后妃之所求。似非主於后妃爲言也。既言后妃求窈窕之女。又以窈窕之女爲后妃。作詩之體不如是也。予謂首章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二句。是況后妃之德。繼言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迺后妃思得賢女。以配君子之義。故序稱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其意可知也。夫人君自后妃而下。夫人世婦御妻。皆人君之逑匹也。不必以好逑之文。專爲后妃也。

召伯聽訟

行露之詩云。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蓋言當時有強暴之男。侵凌貞女。爭訟至於召伯之前。其間強暴之男。初無納采問名之儀。直欲以強爭取之。其訟爲易決。譬如雀之無角。豈能穿其屋室。家之禮不講。安能強取其女。其訟爲易決也。至於強暴之男。有強委禽之類。指納采問名之事。其訟爲難明。譬如鼠實有牙。信乎可以穿屋。雖疑似難辨之跡。亦不能欺。終不女從也。此詩人所謂美召公之聽訟也。

左傳說

艮之八

揲得艮卦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五爻。並遇老陰老陽。其爻俱變。惟六二一爻得八。爲少陰不變。史氏見此一爻不變。故曰艮之隨也。圖二卦於左。

艮☶。艮上艮下。此一爻爲少。

☳☱隨。兌上震下。陰得八不變。

亥有二首六身

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蓋以亥字橫看。以爲算位。故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絳縣老人稱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蓋自其年甲子至今甲子。四百四十有五甲子。末後一甲子。得甲子甲戌終癸未。計二十日至後甲子。尙少四十日。故曰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四百四十五甲子。總計二萬六千七百日。少四十日。則是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也。史趙士文伯之言數。與絳老所言不差。但傳文師曠言七十三年計。七十三年只當二萬六千四百八十日。尙有三百八十日。則是七十四年有奇也。考之魯叔孫惠伯會郤成子承筐之歲。正是七十四年。印文傳寫。誤以四年爲三年耳。非師曠所言之誤也。若據二萬六千六百六旬之數。七十四年當二萬六千六百四十日。尙多二十日。雖稱七十五年可也。師曠只指會於承筐之歲。計七十四年者。蓋絳老生在

會於承筐年中。不必在朔旦甲子而生。不得以朔旦甲子計其年數也。

風馬牛

書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兩境相接。馬牛或有風逸。臣妾或有逋逃越逐不復。卽起爭競之端。故費誓以此告戒。欲息爭端也。齊國邊北海。楚國邊南海。封境隔遠。雖是馬牛風逸越逐不復之爭。無緣相及。何事而兵臨其地。屈完問齊之意。蓋如此耳。杜氏注云。馬牛風逸。邊境之細事。解釋甚明。學者不照杜氏所注。多憑臆見。有云馬順風牛逆風。兩者相背。或云馬牛風逸相逐。亦不及其他。並失本意。

包茅縮酒

禹貢言包匭菁茅。蓋二物充祭祀之用。欲致其齊潔。故包而匭之也。孔安國於包茅下注橘柚。是據厥包橘柚。錫貢之文。以包爲橘柚。謬矣。夫祭祀所以必有茅者。爲欲縮酒也。蓋古之爲酒。不如近代用縑素爲袋。以取清酒。其取之也。頗簡率。必有糟粕之屬不能盡去。按周禮五齊。曰泛齊。曰醴齊。曰盎齊。曰緹齊。曰沈齊。注云。成而滓浮泛者爲泛齊。成而翁翁然葱白色者爲盎齊。成而滓沈者爲沈齊。三酒。曰事酒。曰昔酒。曰淸酒。淸酒祭祀之酒。乃沈齊也。雖名爲酒。仍有滓濱沈於其下。故當其祭祀之際。必有束茅。以酒沃其上。以去滓濱。欲其淸而潔也。其說見於崔靈恩三禮義宗。今人有喪奠之者。亦束茅一截。置於盤中。祼酒必沃於茅之上。亦上古縮酒之儀制。俗人不知此。以爲使若鬼神吸之。鄭氏周禮注。亦如此說。陋矣。

先軫

晉文之霸。成於城濮之戰。城濮之勝。成於先軫之謀。合齊秦之交。而使楚人不得不戰。軫之謀也。如使宋人賂齊秦。藉之以告楚。執宛春及曹伯。分曹衞之田。以激楚之怒。齊秦之交合矣。楚人不欲戰而不能矣。敗楚以釋宋圍。諸侯震恐。其誰敢不服。借使當時之謀。不如是之婉。楚人雖釋宋而歸。不決於一戰。豈能遽然號令諸國。若是其速哉。但其謀詭譎。非仁義之兵。而黠數機巧。有以役使與國。俾強敵亦由之而不知。亦可喜也。

兩葵邱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又諸侯盟於葵邱。杜預注戍葵邱云。臨淄西注。盟於葵邱云。陳留外黃東有葵邱。蓋兩地也。京相璠云。齊西五十里有葵邱。蓋連稱所戍之地也。寰宇誌開封府考城縣東一里有葵邱。蓋所盟之地也。按左傳稱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使其從妹之在公宮者爲間。而弒襄公。若非所戍之地近於齊都。安能及婦人而爲公室之亂乎。則爲臨淄西之葵邱是也。又按齊威公爲葵邱之會。晉獻公往會之。遇宰孔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若所會之地。去齊稍近。安得指其遠略。而有西爲此會之言哉。則考城之葵邱是也。陳留開封一也。臨淄卽齊之所都。

魚麗陣

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司馬法。二十五乘爲偏。蓋以車列於前。以步卒伍伍相承於其次。

以彌縫偏之闕漏。其陣非圓非方。形不畫一。而綴於後。狀如羣魚游於水面。然是爲魚麗之陣也。

歌鐘二肆與其鎛磬

傳云。鄭人賂晉侯以歌鐘二肆。與其鎛磬者。按周禮小胥。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鄭康成曰。鐘磬編縣之十六枚。而在一簴。簴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蓋贈晉侯以四堵之鐘也。又新築人仲叔于奚請曲縣。是欲鐘磬各用一肆。以僭大夫之禮也。蓋天子宮縣。鐘磬各四堵。其形如宮。諸侯軒縣。鍾磬各三堵。徹其一面。形如軒。大夫曲縣。鎛磬各二堵。又徹去其一。方其形曲也。周官名判縣。士特縣。鐘磬各一堵。三方皆無。只有其一。故曰特也。十六枚爲架。架者是爲編鐘編磬。又自有鎛磬鎛鐘。隨月律而爲之制。皆特縣於一架。

魏絳

用兵之道。要歸於廟算。晉悼公之霸。其功全在魏絳。方無終子嘉父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悼公將勿許。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服。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於是和戎。三駕而楚不敢與爭。楚人不敢加兵於中夏者。二十有五年。豈非廟算之勝乎。蓋不肯勞師於所緩之地。蓄其勇銳。以全制其人也。至章邯將秦兵以臨關東。關東諸雄所可慮者劉項。雖項梁之軍再破。猶未可以蔑視也。而邯以爲楚不足慮。方且左馳右驁。以獵羣寇。又且引兵渡河。盡銳以攻鉅鹿。故項救趙。而邯力不能支。一敗而不可復振。其廟算爲何如哉。

其處者爲劉氏

左氏士會自秦歸於晉。秦人歸其孥。其處者爲劉氏。由左氏突然有此一句。故漢儒推原其始。謂陶唐氏之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士會之歸。別族在秦者復累之故姓。班固高帝贊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左史亦因之。以得列學官。劉漢之將有天下。邱明其先知之耶。抑附會而爲之說耶。此一句甚異。

元后

今大名府元城縣。春秋僖公十四年沙鹿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火土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其後翁孺自齊徙元城。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土氏爲舜後土也。漢火也。王禁生政君。其母夢月入懷。年十八年。詔入太子宮。生成帝爲元氏。漢道汙四世稱制。故曰火土相乘而爲雄也。揚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鹿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

東園叢說卷中

語孟說

北辰

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先儒觀極星居其所而不動。遂謂以德爲政者。無爲而治。如北辰之不動而衆星拱之也。其道理則是。但極星初非北辰。又極星人雖不見其動。亦是運轉。未嘗不動也。但其運轉也微。人覩其旁星之轉動而不知極星之轉動耳。春秋傳云。心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爲大辰。所謂北辰。原非北極也。北極與南極。處天樞之中。兩極相對。以運轉天體。北極一星。道家所謂北極紫微大帝者是也。紫微垣中北極之傍。華蓋之下。勾陳之中。一星曰天皇。道家所謂天皇大帝者。是謂北辰。星之至尊。主宰萬物。衆星之所拱者也。其星一晝夜運轉一周。亦未嘗不動。又昔之考察星候者。常用竹管穿壁。以望極星。終夜之間。或在管之中。或在四旁。但不出管外。蓋運動天樞之中。其動也微耳。亦不爲不動。常究其所以然者。蓋緣渾天之象有類於輪。南北二極。迺轂之兩端。運於樞中者也。夫車輪遠於轂。則其轉也疾而彰。近於轂則其轉也緩而微。至於樞間轂端之轉。迫而視之。則見其動。遠而視之。則宛然不動也。指北極爲北辰。且謂其不動者。不達於天文故也。孔子所言。取其居所而衆星拱之而已。

執圭鞠躬如也

鄉黨曰執圭鞠躬如也按鄉黨一篇記夫子居鄉在朝廷宗廟禮儀之事也夫公侯伯方執圭子則執璧孔子魯大夫如何執圭蓋夫子出聘他邦之事也禮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凡大夫出聘則奉君之瑞玉以行若其身至然以致其敬也魯侯爵當執信圭夫子蓋嘗持以聘鄰國也鄉黨之文自執圭鞠躬如也至私覿愉愉如也皆言出聘異國之禮儀也

禘自既灌而往

灌字同音者三詩云祼將于京語云禘自既灌而往易云觀盥而不薦是三字者灌與盥同義謂以水灌洗灌爵灌手之類也祼則以酒祼獻於神也論語云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者灌爵之後則行薦獻之禮禘之爲禮羣廟之主皆至於太廟與大祫同君釋服之後講大祭者二曰禘曰祫其後凡五年而再祭祫則羣廟合食禘則主於審諦昭穆既灌之後薦獻之禮其禮自上而下魯躋僖公昭穆不正故孔子稱不欲觀之而不斥言其故也或有人援易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之說以爲既薦則精誠少懈故孔子不欲觀既灌而往非也易所謂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者謂精誠內充不假於物而其孚自顒若也至於薦則其孚固非有損假於物而有可見之迹也若曰既灌而往則不欲觀則所以灌者何事也

知之次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此段說話自來儒者解釋不甚通徹其要旨在作字上吾夫子當周末之時述作者紛紛不知惟聖賢然後可以作如伏羲氏

作易。大禹皐陶之作謨。伊尹之作訓。箕子之作洪範。皆有生知之質明乎天人之際。故能有所作。以垂萬世之法式。末世蓋有無知見之明。而遽有所作者。虛無詭異。叢碎駁雜。且無知於天地之間。往往有之。所謂不知而作之者也。如夫子之作春秋。亦何愧於義之易簀之範。然夫子不以生知自居。故不以作經自任。故嘗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言。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其立言垂訓。有次於述作之事。而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其意以爲己之述作者如此。故無悖理傷道。迂闊不經之患。雖不可以匹生知之賢聖。亦可以爲知之次。與不知而作者異矣。予於此。有以見聖人退讓之意。又足以明述作之要云。

叩其兩端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此一段說話。亦學者之所難曉者。先儒釋兩端爲終始。不知有何意義。能知兩端之說。則數句格言。通徹貫串。洞然無疑者矣。夫語道之要。只是兩端眞僞是也。夫降衷之性存乎人。道德仁義得於天然者。眞也。喜怒哀樂愛惡欲之發乎人之情者。僞也。天眞不明而人僞勝。則爲小人爲禽獸。天眞昭晰而人僞不能亂。則爲士君子爲賢聖。孔子發簡要簡遴之言。以曉悟學者。無若此數語者矣。孔子之意若曰。我安能自有所知哉。我之所知。匹夫匹婦可以與知者也。天下之人不能知之者。以不能明其孰爲天眞。孰爲人僞也。二端不明。而欲知道之所存。難矣。能照破兩端而別其眞僞。雖愚鄙之夫。亦將竭盡其自然之知識。而不疑於道矣。故曰。有鄙夫問於

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空空者未有知識。而誠慤內充者也。故夫子叩以兩端。而遂能洞曉。若先有知見。則又爲聰明所累。未見其能竭焉也。

子路

孔子於羣弟子中。貶駁季路甚多。季路於孔子亦有抵忤處。學者往往以此少之。僕謂孔門自淵騫伯牛仲弓數人下。可進道者。無如季路。顏子之如愚。固與聖人心相契合。子路則有疑而未達處。不肯遽以爲是。故不能無抵忤。蓋學道到有疑處。亦甚難得者也。

微生高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註者謂孔子言微生高之非直。是不明夫子之意者也。蓋直有正直之直。君子所尙。如易所謂直方大是也。有執直之直。君子少之。如孔子稱直哉史魚。君子哉蘧伯玉是也。微生高在當時。諒有以執直名之者。夫子見其乞鄰一事。有以知其亦能圓轉委曲以盡人情。蓋謂其非執直者所爲也。不然。乞醯於鄰以與人。何至得罪於君子之門哉。

晝邑

東漢注云。晝中邑名也。晝音獲。胡麥反。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有晝水。因名焉。孟子去齊宿於晝。今學者相承讀爲晝夜之晝。嘗考齊地無晝邑。趙岐云。齊西南近邑也。按史記王蠋晝邑人。注云。晝齊西南近地。晝音獲。與東漢注音同。蓋讀爲晝者。俗師相承之誤也。又水經注云。臨淄西南二十五里有澅水。土人謂

之宿留水。以孟子去齊嘗宿於此故也。水西有王蠋墓。

孟子

孔子之後可以傳道者。莫如孟子。孔子嘗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且如子路之行行。可謂剛強。不屈不求。可謂無欲。然亦尚有未到處。夫子以此未許。只剛之一字。所占地位甚廣。孔子所以嘆當時之未見也。孟子深明厥旨。於是有浩然之氣之說。以爲至大至剛。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是因夫子未見剛者之言而發明之也。孔子之繫易。有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深明厥旨。於是有性善之說。推原人心。其惻隱者爲仁之端。羞惡者爲義之端。辭讓者爲禮之端。是非者爲智之端。以爲天然固有之善。人生而具者。是因夫子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而發明之也。其他言與孔子契合者甚多。故曰可以傳夫子之道者。莫如孟子也。

諸子言性

先儒嘗謂孔子之言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雖有相近之說。而不言其善惡。自孟子始有性善之說。孟子既以爲善。故荀卿以爲惡。善惡孟荀已言之矣。故楊雄以爲善惡混。善惡混楊雄既言之矣。故韓愈以爲有上中下三等。起諸子紛紛之論者。蓋自孟軻啟之。是說何其淺也。君子之語道。惟其是而已。豈宜求異而自立其說哉。殊不知孟子性善之說。蓋本於易之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之說。其言當於理。眞不易之論也。荀卿之所謂惡者。是以情爲性也。楊雄之所謂善惡混者。是以習爲性也。韓愈之所謂上中下三等。是以

才爲性也。皆不明其本。明其本者。惟孟子性善之說爲至當。

瞽瞍底豫

書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號泣于旻天。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允之爲言信也。若之爲言順也。言瞽瞍見舜純孝如此。亦爲感動而信之順之也。方在歷山之時。已能以至誠感動瞽瞍。而使之信順。象之傲慢於此。亦必少悛矣。故帥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夫人日與善人居。則不能不化而善。與惡人居。則不能不化而惡。況乎終日與頑嚚傲狠者。日以戕賊殺害者之爲務。雖以賢智者處於此地。豈能不爲之動心。而起忿懥之心哉。忿懥之心一萌。則至於姦矣。惟舜大孝之誠。根於天性。如眞金之在鎔。百鍊而不可變易。故能烝烝以自治。不至於姦。其于父子兄弟之間。能盡其道如此。堯又欲觀其所以處室家者。於是以二女妻之。以觀其內行。而二女果不敢恃其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書所謂嬪於虞者是也。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各得其所。而人道極矣。故堯舉天下而付之。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孟子之所謂底豫。卽書之所謂允若者也。蓋嘗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人倫之常道。中人皆足以服行。惟舜遭人倫之變。厥父母厥弟。不惟不慈不恭而已。日以殺舜爲快。而舜則惟盡其在己者。而不顧其在彼者。至誠所格。而瞽瞍亦爲之悅豫。三綱五常之道。至此而益明矣。至此而臻其極矣。故史稱明德自虞帝始。非謂堯以上明德不著于天下。正謂虞舜遭人倫之變。而克盡其道。使三綱五常之義。一定

而不可變謂自虞帝始誰曰不然者

耕者九一

井田之制。什一而徹。孟子言耕者九一何也。蓋一井之地。爲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則是九一。安得爲什一也。蓋八家於公田百畝之中。又得二畝半爲廬舍。八家共占二十畝。只爲公家耕八十畝。八家皆私百畝。爲公家耕八十畝。每家十畝。是什一也。孟子言五畝之宅者。此外保城之中。又占二畝半。冬月居之。是爲五畝之宅。

金聲玉振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知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孟子之意。蓋謂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三者力量皆得到聖人地位。曰清。曰任。曰和。俱得爲聖人之事。如射之能至者也。但三人者。各得其一。而未能兼通。惟孔子爲聖人之時。時清則清。時任則任。時和則和。如射之能至。又能巧中者也。故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謂其兼聖而全盡之也。如三人者。但力量可以到聖人地位。而未能全盡聖智之事。譬如射者能至未能中也。始終條理者。亦舉樂中金聲玉振爲喻。條理二字。與清和任集大成之義。初無干涉。蓋作樂之條理。鐘爲始而磬爲後。始以鐘聲合

樂。至其成則以磬聲爲準。故周禮以鼓鐘奏九夏詩云。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是金聲爲始。而玉聲終之也。孟子取喻。若曰。金聲也者。作樂之中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作樂之中終條理也。始條理。主謂金聲以警知之事。謂金聲有洪有殺。圓轉而善應者。故爲智之事。終條理者。主謂玉振以警聖之事。謂玉聲有一定之體而不可易。故爲聖之事。條理二字。自主於作樂鐘磬之始終。初不指聖知爲言也。學者不明其指。遂謂始條理者是知。終條理者是聖。生出聖知終始條理諸論。不知智如何是始。聖如何是終。智之條理如何。聖之條理如何。科舉之文。穿鑿撰造。必巧爲之說。牽強可笑。

盡心

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盡心知性而知天。是知見之事。存心養性以事天。是踐履之事。

辨經傳所言天

經傳之言天有二義。有天地之天。有自然之天。夫天之與地。固有一定之名。天下有自然之理。出於有爲知見之所不能到。則歸之天。此非天地之天。蓋自然之理。不可以形迹窺而謂之天也。中庸言天命之謂性。說者便謂性出於上天之所命。夫天固主死生禍福之權。又安能以性而與人哉。苟能以性與人。賢智愚不肖。天何付畀之不同也哉。故中庸之所謂天命之謂性。以性乃天然固有而命之於人者也。如孟子所謂知天事天。知天者謂明乎天然之理。事天者謂循乎天然之理也。

天上帝

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天與上帝爲二。伊川謂以形體言之爲天。以主宰言之爲帝。非也。后稷配天者。謂昊天上帝也。文王配上帝者。謂太微五帝感生者也。周官大饗是祀昊天大旅是祀五帝。周家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文王受命作周。故配感生帝。周家木德。卽是以文王配靈威仰之帝也。

天文歷數說

四遊

先儒嘗有四遊之說。謂地居天中。有升有降。或南或北。其說謂地在天之中。舊說如卵之黃者是也。自春分漸降。而又漸漸著南。至夏至極南。降而下一萬五千里。自夏至節後。卽漸升而上。又漸漸著北。至冬至極北。升而上亦一萬五千里。冬夏二至。地或南或北。升降上下於三萬里之間。故冬至地升而上者萬五千里。又最著北。故日居於南而去天近。所以日晷至短。夏至地降而下者萬五千里。又最著南。故日居於北而去天遠。所以日晷最長。春秋二分。地升降上下。與南北皆居中。適平在三萬里之中。日居天地上下南北之中。故日晷不長不短。其說見鄭元。不知其說自誰始。亦大費思索矣。然非至當之論也。蓋緣先儒不詳渾天之形。覩日有南有北。去地有遠有近。而晷有長有短。故爲是說。殊不知地至靜之體。安得有遷動轉移。而上下升降南北往來之理哉。蓋渾天之體。其形如卵。地居其中。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周圍其外天半在地上半在地下一日運轉一周赤道帶天之絃居南北二極之中黃道斜運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在赤道內極北去赤道二十四度在赤道外極南去赤道亦二十四度日行雖曰左旋而實循黃道又有南有北冬至則極南去赤道二十四度與黃道同夏至則極北去赤道二十四度與黃道同春秋二分則當赤道與黃道所交之中南去冬至日之所在二十四度北去夏至日之所在亦二十四度二分二至或南或北進退往來於四十八度之間緣天體北高而南下南北二極相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見而不隱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常隱而不見北極出地而高南極入地而下天形北高而南下則天之中赤道之中分南北者不在人天之上而近南稍下矣由是冬至日行至黃道極南之處去地近而晷短夏至日行至黃道極北之處去地遠而晷長蓋兩極居天之樞一高一下日循黃道運於其中故冬至日行地下多而地上少夏至日行地下少而地上多此日晷長短之不齊耳明乎渾天之象則日月星辰之行與夫四序推遷之道如示諸掌四遊之論無取焉爾

地深厚之數

天體周徑以度推考之亦可以步里計惟地之深厚古人未有言其數度者予嘗冥搜而得之地准天度之數厚八度八百分度之六百四十一蓋用天輪運轉與刻漏而推之也其說斷然有不可易者非臆測牽強而云爾也蓋日入地則爲夜出地面方爲晝將昏時日已入地矣更二刻半方黑曉時日未出地面先二刻半已明用此爲旁照則地之深厚數不可逃矣夫日已入地而未黑者蓋尙在地之側而未入地

下故光透上而未黑也。至二刻半。轉入地下而始黑矣。日未出地面而先明者。蓋已出地之下。故光透上而先明也。至二刻半而日方出於地之面矣。日之出入。隨天體而運轉。一日一夜而一周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晝夜凡百刻。百刻之中。日隨天運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二刻半合轉八度八百分度之六百四十一也。予嘗以此約昏旦。地之厚薄少差。則晝夜漏刻於二十四氣之中皆差。惟是此數與歷相應。

天地之形

舊說天形如卵白。地形如卵黃。中高而四隤。予嘗深究之。天形如卵是也。謂如卵黃中高而四隤非也。地居天上下四圍之中。其形如餅。北微高而南微下。八度八百分度之六百四十一爲之深厚。此地之眞形也。夫洛陽城縣爲地之中。若地中高四隤。陽城之地當絕高於天下也。而東西南北皆漸低。而下望陽城。若居霄漢之上矣。今地惟北高南下。則知中高四隤之說爲非是也。或曰。地有山嶽河海高下之不同。烏得其平如餅。殊不知以人之所覩言之。其險夷萬狀。安得如餅。以天之高遠。地之深厚言之。山嶽河海之高下曾幾何也。升乎宇宙之表而下視之。吾見其平之如餅矣。

渾蓋

說天之家。有曰周髀。曰宣夜。曰蓋天。曰渾天。而歷代太史之所用者。不出於渾蓋。揚子雲深於天文者也。其法言語蓋天。則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語渾天。則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

莫之能一也。夫蓋渾之爲用一也。但蓋天之形狀如倚。蓋故南方星度漸向疏闊。不與近北者同。又南極隱而在下。當與北極相對。無他位可以指定其處。此其不如渾天之密也。然渾天惟制器可以備列辰象。不可以爲圖。凡今之所謂渾天圖。實蓋天之法。而寫蓋天之形也。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儒家解釋往往不明。愚謂璣者周旋而運轉者也。衡居中而不動者也。璣之運轉。必出入乎衡之上下。以正朝夕。周旋而運轉者天也。居中而不動者地也。以是知璿璣玉衡卽渾天也。洛下閎諸公其知此矣。愚以玉衡爲地。則所謂地形如餅信矣。此說惟深於天文者可語。當今有張平子者。僕將持是以質之。

二極隱見之度

舊說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周圍七十二度。內星象常見而不隱。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周圍七十二度。內星象常隱而不見。唐志云。浮海者見老人星下有星明大者甚多。而不知其名。所謂隱而不見者也。按老人星常於二月八月見於桑榆間。蓋居南極七十二度之外。出乎地面之上者也。北斗之星常轉著于地而復起。蓋居北極七十二度之內者也。夫北極高而南極下。其說是矣。愚嘗推究之。二極之出地與入地。皆不及三十六度之數。其出入之度實二十四度而已。何以明之。北極與南極相去一百八十三度弱。南極又在地下三十六度。則自北極而南至地面一百四十七度。南極至赤道九十一度半弱。冬至之日。又在赤道南二十四度三十六度又入地中。冬至日中時。日去地只三十一度半弱。夫地面而至天中謂之天徑之十。則其高九十一度。今冬至之日當日中時。去地僅三十一度半。則冬至之日晷不能及四十刻。

其他時時之刻皆不能如數矣。僕嘗爲天文圖。南北二極隱見之數只用二十四度。又計地之深厚。以日入爲夜。日出爲晝。四序晷刻。其數符合。分毫不差。惟歷家通曉者可以語此。二十四度之說。古人亦嘗言之而未詳也。

月蝕衝

歷家考中星推五緯。與太陰之纏度。皆目所能覩。可以的知。其在某星幾度。惟太陽特可以數而推之。所在欲觀。其五日則小覺矣。故五日爲候。三候十五日。其變稍著。故三候爲一氣。自此更六氣。其變大著。故六氣爲一時。曰春曰夏曰秋曰冬。四時具而成年。凡一朞七十二候。二十四氣。成四時而一周天。二十四氣每氣十五日。共三百六十日。據一朞之數。當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所少者五日四分之一。故分一日爲三十二分。每氣管十五日七分。此七分前後相通。一日凡百刻。分爲三十二。每分管三刻八分刻之一也。

東園叢說卷下

雜說

赤壁賦

東坡先生赤壁賦曰。七月既望。月出東山之上。徘徊斗牛之間。按月令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建星蓋在斗牛間。中星在斗牛。則月當在室壁間。去斗牛甚遠。秦漢至今。雖有歲差。昏旦中星不得而同。以大要言之。亦只合在危室間。無緣在斗牛。又指黃州赤壁爲周瑜敗曹公之處。皆不然。赤壁蓋在今鄂州蒲圻縣界。周瑜嘗語孫權。請兵三萬人進駐夏口。保爲將軍破之。夏口卽鄂州也。愚嘗謂宗師大儒。以傳先聖之道。立言爲書。以詔後學。爲己任。至於天文地理。所謂末學初不深究也。如孟子稱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泗水蓋自兗歷鄆。徑徐至下邳而入淮。汝水亦自汝至蔡州汝陽縣西北而入淮。二水俱入淮而淮水東注於海。未嘗至江。孟子鄒人。去淮泗不遠。所言尙有差誤。則知大賢宗師不當責以此也。

韓信自當項羽

伊川先生語錄云。項羽韓信。司馬仲達諸葛孔明。不曾合戰。得於中原戰得幾場。方有可觀。此言蓋有爲言之也。四人在當時親見之者。且不能決其勝負。後之人按紙上語出於臆度。遽謂孰勝孰負。一彼一此。甚無謂也。伊川之言。蓋厭後世紛紛之論也。按班固陳壽二史所載司馬諸葛韓信項羽。委是不曾合戰。

而史遷記中垓下之役云。淮陰侯以三十萬自當之。羽敗。遷史謂之實錄。此一項最是大事。必不虛書。班書不載。亦別有說。伊川謂不曾合戰。偶有不照耳。

荀卿史遷作文之體

詩家用古人意造語。謂之脫胎。著書作文亦有之。如書云。甲子昧爽。至於商郊。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荀子則云。朝食於牧。暮宿於百泉。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言厭旦於牧之野。卽昧爽至於商郊也。言鼓之而紂卒易鄉。卽前徒倒戈也。是脫胎法也。荀卿此一篇。自周公相武王以誅紂一段。其文極佳。又堯典云。釐降二女於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司馬遷史記則云。二女不敢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卽堯典嬪于虞之意。蓋將嬪于虞三字衍爲十餘字。以敷暢厥旨。亦自好也。

學者自出己見

本朝熙寧中。太子右贊善大夫吳安度。召試舍人院考試。賦入第三等。論入第四等。止綠竹青青詩不依注解。作王芻蒿竹。遂定入第五等。因是改一官放罷。宰臣富弼言切詳安度命意。必謂王芻蒿竹。係柔脆質。不足以興詠武公之德。注說遷就。非詩人本意也。又按史記河渠書云。淇園之竹。則知淇澳之竹。祇謂竹箭之竹也。又按陸德明釋文。青音菁。茂盛之貌。於理甚通。未爲不識題意。乞再取安度所試三題定詳。下學士院看詳。並准合格。惟詩不合自出己見。亦非純謬。於是賜安度進士出身。愚嘗謂注疏之學。執而不通之處。固多有之。前輩讀書。往往有所師承。必務遵守其說。明有所據依也。其自出己意如安度輩

者。理致甚當。再加詳定。尙以不合自出己意爲過。自非宗工鉅儒爲世師表。有以發明經典之微旨奧義者。則不敢輕視傳注而用其臆說。故學者有所傳授。而士風淳厚。時世日趨浮薄。學者觀書不探本源。傳注雖存。而未嘗省覽。卽用己見立說。反謂先儒所不能到。甚可嘆也。近有朝士居常以大儒自負。一日爲儒言禮記云。儒者點句之誤。曲禮云。席東嚮西嚮。以南方爲上。南嚮北嚮。以西方爲上。且如今之屋宅面嚮北。得以西方爲上。嚮南安得以西方爲上也。面嚮西。得以南方爲上。嚮東安得以南方爲上也。元作四句點。今當作六句點。當以席東嚮西爲一句。嚮又爲一句。以南方爲上爲一句。南嚮北爲一句。嚮又爲一句。以西方爲上爲一句。是以屋宅坐東嚮西。坐南嚮北爲言。鄙俚訛謬有如此者。既不詳正經之文。又不觀鄭氏之注。而用其臆說者也。殊不知經禮。非以屋嚮背爲言。蓋以席相對爲言。南嚮北嚮。則席端當自西以次而下。兩席相對。是西方爲上也。東嚮西嚮。兩席相對。則席端當自南以次而下。是南方爲上也。蓋謂賓主在坐之人。布席相嚮而坐。東嚮西嚮。則南方爲席端。南嚮北嚮。則西方爲席端。經文先以席一字揭於其上。故鄭氏以布席席端爲解。可謂允當矣。如朝士之說。良由讀書鹵莽。而又果於自用故也。予當時聽其說。幾乎失笑。因悟熙寧有司貶黜吳安度。未爲過。蓋防其末流之弊將至此也。

李照論樂以十龠爲合

二帝三王之世。莫不以律度量衡爲要務。故有虞氏巡狩省方。必以同律度量衡爲先。而夏禹之訓。亦以關石和鈞爲重。此有國之成規。生民之日用。詎可忽哉。本朝李照修大樂。耗費朝廷財用不貲。於度量之

間甚有疏舛。黃鐘律容一千二百黍。是爲一龠。合龠卽爲合。李照郤云十龠爲合。其失也甚矣。蓋據書坊中本爲言也。

納音

禮云。十二律旋相爲宮。蓋十二律應在十二月。每月各自爲宮。各自有商角徵羽。共五聲作樂。謂之一均。故十二月有十二等宮聲。十二等商聲。十二等角聲。十二等徵聲。十二等羽聲。其淸濁高下。各自不同。總十二月爲六十音。謂之納音者。納此六十音於六十甲子之中也。且如甲子乙丑海中金。是十一月十二月之商聲也。丙寅丁卯爐中火。是正月二月之徵聲也。戊辰己巳大林木。是三月四月之角聲也。庚午辛未路傍土。是五月六月之宮聲也。甲寅乙卯大溪水。是正月二月之羽聲也。以類推之。不必概舉。是爲納音。

感生帝

五行之帝。居太微中。受命之君。必感其精氣而生。東方木帝曰靈威仰。西方金帝曰白招拒。北方水帝曰叶光紀。南方火帝曰赤熛怒。中央土帝曰含樞紐。故以木德受命有天下者。則祭靈威仰。金德受命有天下者。則祭白招拒。水德則祭叶光紀。火德則祭赤熛怒。土德則祭含樞紐。謂之感生帝。故周人祀靈威仰。本朝則祀赤熛怒是也。

韓愈詩文

韓文公唐室大儒。學者至今以傳先聖之道推之。謂先聖之道。自孟子之後。惟韓愈得其傳。荀揚之徒不與也。愚觀愈之書。其文章純粹典雅。司馬遷揚雄殆無以過。其行己亦中正。可爲後人模範。然其人亦有大不可人意處。如讀書城南詩。今士人家家誦之。盤谷序舉世善之。然愚謂二文乃文公之失。如美玉之瑕玷。而人未之察焉。夫君子之讀書。以求仕進。本謂行義達道以遂其志。初非爲富貴榮名計也。如公孫衍張儀操縱橫之術。當世之君。奉承之不暇。蘇秦綰六國印。儀從比之王者。而孟子視此輩比之妾婦。其自謂則曰。後車千乘。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然則平日之所爲養可知矣。今文公二篇之文。迺以潭潭之府。粉黛列屋。爲大丈夫得志之事。何其陋也。愚每讀其文至此二篇。則情緒作惡者。移時不能釋。今人以此訓後生。不幾乎以文錦覆陷穽者哉。

韓柳

韓退之柳子厚。皆唐之文宗。儒者之論。則退之爲首。而子厚次之。二人平時各相推許。退之論子厚之方。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之流不足多也。子厚論退之之文。則曰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之文與退之固相上下。如揚雄太元法言。退之不作。作之加瑰奇。詳究其文。二公之論皆非溢美。但退之之文。其間亦有小疵。至於子厚則惟所投之無不如意。如退之元和聖德詩序。劉闢與其子臨刑就戮之狀。讀之使人毛骨凜然。風雅中安有此體。至子厚平淮雅。讀之如清風襲人。穆然可愛。與吉甫所作無異矣。

歐文

歐陽永叔之文。純雅婉熟。使人讀之。嘆羨不倦。然比之韓柳所作。深雄遒勁不及也。雖各自有體。然亦傷助語太多。如醉翁亭記。其文之美者也。亦有助語可去。如曰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則其字可去。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乎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則而字可去。瀉字亦自可去。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然而二字可去。如此等閒字削去之。則文加勁健矣。大抵爲文要須移動一字不得。方好。

釣臺記

聞之前輩云。范文正公作嚴子陵釣臺記。其文已就。召人能爲改一字者。當有厚贈。有一士人乞改一字。記云。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乞改德字作風字。雖只一字。其意深長。文益大增勝矣。

坡詞

坡詞卜算子。山谷嘗謂非胸中有萬卷詩書。筆下無一點塵氣。安能道此語。愚幼年嘗見先人與王子家同直閣論文。王子家言及蘇公少年時。常夜讀書。鄰家豪右之女。嘗竊聽之。一夕來奔。蘇公不納。而約以登第後聘以爲室。暨公及第。已別娶仕宦。歲久訪問其所適何人。以守前言不嫁而死。其詞時有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之句。正謂斯人也。揀盡寒枝不肯棲。楓落吳江冷之句。謂此人不嫁而云亡也。其情意纏綿。如他人爲之。豈能脫去脂粉。輕新如此。山谷之云不輕發也。而俗人迺以其詞中有鴻影二字。便認

鴻雁改後一句作寂寞沙洲冷意謂沙洲鴻雁所棲宿之地也愚每舉此一事而爲人言之莫以爲然此可與深於詞者語豈流俗之所能識也哉王子家諱俊明官至中大夫直祕閣與先人道此語時在紹興三年寓居婺州蘭溪縣之西安寺王公時已年七十餘蘇子由之壻也有文章書字與東坡相似先人嘗謂其字法傳於東坡王公云東坡本學徐浩書某亦學徐浩書偶相似耳其言三蘇故事甚多愚幼小不能記也

論詩

作詩有古人偶相對者僕常於初夏間作詩其中一聯云繅車雛落桑陰盡七鼓鄉亭稻葉青吳江宰黃濟卿見之以此荊公意也荊公嘗有詩云繅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更青其措意造語皆略相似然僕作詩時初未知荊公有此一聯也實偶相類耳

唐贊

唐文宗贊稱其勤政有曰唐制以隻日視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讀者或不明其義蓋唐制視朝不用雙日且如一月一日有指揮輟朝三日則輟初一日初三日初五日以雙日元不用也初六日當放朝又是雙日至初七日方放朝也然則輟朝五日雙日不用是輟六日今皆用雙日則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日卽放朝以此知勤政

鵬賦注

解釋古人之文。最是難事。失之毫釐。則謬以千里。如賈誼鵩鳥賦。有曰。釋智遺形。超然自喪。注云。絕聖棄智。絕之棄之。用力甚勞。豈能超然自喪也哉。

諸葛孔明

諸葛孔明出師。司馬懿率兵禦之。懿曰。亮誠勇者。若依山而東。且當避之。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孔明果西上五丈原。司馬仲達謂其參佐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提卒十萬。已墮吾策中。破之必矣。當時之人。與後之讀史者。皆謂孔明已爲仲達所料。殊不知孔明之出原。欲先取隴右。然後取關中。故魏延請以三萬人爲奇兵。會關中。而亮不許也。其一定之畫如此。故必須向五丈原。司馬仲達皆曉識兵機者。其智謀足以先料知其必由五丈原也。故爲是說以詭衆。而作其士氣耳。是仲達之黠數也。若果可以制勝。何至堅壁而不進哉。夫行兵之道。作將士之氣爲先。不可未戰而使其先氣挫。故宋武帝征慕容超。兵踰大峴。而幡竿折。軍皆失色。武帝喜曰。昔征盧循。幡竿折而破。今幡竿亦折。師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還乏之憂。破之必矣。皆所以作士卒之氣也。李晟之平朱泚。時彗星見。諸軍皆喜。請速進兵。晟以爲星象之變不可測。忽有退舍。則吾軍不戰而其氣先怠矣。故善用兵者。必以作士氣爲先。不可不知也。

堅壁

靡頗堅壁不戰。以拒白起。司馬懿堅壁不戰。以拒孔明。皆深曉兵勢者。蘇先生所謂與智將戰則持之者

是也。

以少敗衆

用兵固有以少敗衆者。如周瑜以三萬八。敗曹公於赤壁。謝元以八千人。破符堅於淝水是也。然不可以爲常。兵法十則能圍之。倍則能戰之。故王翦攻楚。必用六十萬人。垓下之役。淮陰侯以三十萬當項羽。皆以全力制之者也。仁宗朝。西邊用兵。劉平任福葛懷敏等。皆破軍殺將。然五路之地不至陷失者。以鄜延環慶涇原鳳翔路皆屯重兵。其當敵之要衝者。不下數萬人。足以控制之故也。紹興初。北敵之勢方熾。僞齊父子戮力作難。歲爲邊患。然而兩淮荆襄四川皆足以防禦。僞齊終以無功被廢者。以韓世忠屯淮陰。劉光世屯合肥。岳飛屯夏口。吳玠屯河池。各不下一二十萬人。足控扼之也。王彥之守興勢。紹興二年。敵將入寇。時劉子羽在興元。吳玠楊政在河池。先戒彥之不可輕敵。彥以殄滅草寇得僞居多而欲自用。暨兀朮率劉益等犯金州。彥以五千人背城而戰。果至失利。退走達州。吳玠楊政劉璽等。共守饒風嶺。以遏其鋒。敵攻饒風。踰月不能上。嶺之旁有松門關者。峻險不可陟。吳玠等慮其冒險以出吾不意。乃使郭仲以五千人守之。以防不測。敵兵遶出松門。攀木沿崖而上。郭仲不能支。遂失松門。敵兵遶出饒風之後。吳玠等大驚。急引兵退柵定軍山以待之。時張魏公置司在閬州。議欲徙司成都。四川大震。自非魏公威信之明。玠等重兵可以制敵。幾失四川。辛巳。敵人悉起兵傾國以臨淮甸。劉錡狃順昌八千人之勝。不復以重兵壓境。而乃分布其兵於諸郡。王權守鐘離。當敵堂堂之衝。所領止三萬人。敵軍初集。思慮精專。而兵

力數十倍。長驅而南下。若震霆。王權安得不焚燒積聚。而爲宵遁之計哉。辛巳兩淮失守。劉錡之罪也。

記時事

紹興六年間。既誅滅楊么平定李成等。四方無虞。民庶安妥。高宗圖爲收復中原計。張魏公力贊之。其時吳玠鎮蜀。岳飛鎮鄂渚。韓世忠劉光世分守兩淮。岳飛陰結宛洛間豪傑。及招誘太行雄強。有請軍號而往者。飛慨然有掃清河朔之志。而韓世宗亦悉師攻下邳。以圖山東。國威甚震。敵人稍懼。又僞齊劉麟等。連年入寇。喪失軍實甚多。知進取之無益。由是有請和之議。秦檜在敵庭時。已熟知敵人之情。既自敵中脫歸。居中參預朝政。於是力主講和之議。自使南北安靖。北邊無犬吠之警者。垂三十載。人皆歸功於檜。而不知檜之所賴以濟和議之成者。迺高宗神武。而諸帥攘袂狗國之功居多也。和議之前。朝廷有親征之舉。詔書宣布。僕先人嘗有歡喜口號三首。謹錄之於左。其詞曰。諸將宣威正此時。一人神武萬軍知。無煩司馬誅莊賈。共笑隨侯侈少師。又曰。要將孝友求張仲。莫把魁梧望子房。神略廟謨歸變化。帝圖王業自成強。此篇主爲魏公也。又曰。吳岳川襄百萬兵。韓劉淮甸兩長城。頗聞時雨蘇諸路。更看壺漿走四京。於時國勢方張。諸將往往不樂和議。岳飛力爭之。父子被誅。而其議乃始堅定。

石米

建炎間年饑。嚴之壽昌縣。乏食尤甚。縣官日食湯餅。細民嗷嗷無告。有掘地者。得土極細而白。其人取而食之。亦能止饑。縣人遂相率爭取食之。謂之石米。用湯調和。如米粉製造。市井賣餻餅人。亦製造以賣。愚

幼時曾取以食、味甘酸、稍帶土氣、食之臟腑亦無恙、小民貪得無厭、其取過多、土輒坍、有覆壓而死者、至其秋小稔、則其土遂麄惡不可復食矣、此事極奇、又愚所親見、因錄記之、

唐太宗

唐太宗誅建成元吉而有天下、與齊威公殺公子糾而得國事足相方、齊威以匡合之功、見稱於仲尼、以其有德於斯民者大、不得以過而掩其功也、太宗雖有誅建成元吉之過、其親定禍亂而治底昇平、有德於斯民者、又非齊威之比、使其出於孔子之世、則誅殺兄弟之過亦可略云、然於誅建成元吉之際、使尉遲敬德入侍高祖、高祖驚惶失措、既迺不得已而遜以位、使在春秋之前、當如何書也、又太宗於唐有人臣不能爲之功、固天命之所歸、究其兄弟之爭、始由如晦與建成家人爭道有隙、稔成其禍、至於同氣被誅、高祖見侵、其事皆出於如晦、故史臣稱如晦善斷、竊金者爲盜、竊國者爲諸侯、斯言信哉、

二帝三王之樂

有虞氏之樂、以簫爲主、書云、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是以簫爲主也、商人之樂、以磬爲主、詩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是以磬爲主也、周人則以鐘爲主、周禮、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是以鐘爲主也、夫八音之中、匏土革木特爲和應、其爲樂之綱領者、金石絲竹四者是也、四者之中、一曰鐘、而磬次之、簫又次之、琴瑟又次之、按伶州鳩云、古者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司馬遷史獨存生鐘之法、則知鐘者八音之首也、故周人以鐘爲主、按十二月鐘聲、皆有特懸、諸器皆用鐘聲爲均、又石聲難調、石聲和、則鐘聲皆和、虞書云、

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則磬於八音當次於鐘而與鐘同爲衆音之首也故商人以磬爲主又聲本於律律本斷竹以爲之後或以銅或以玉爲之故簫之爲器亦可以調度故有虞氏以簫爲主也舊說謂韶樂稱簫見細樂之備非也

五行避忌

避忌自古而然周家祀天神地祇人鬼皆不用商聲以金尅木周木德忌之也如洛陽或從水或從佳漢都洛漢爲火德忌水故去水從佳魏承漢祚亦都洛魏爲土德水土之母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說見魏略

氏號占兩地

堯始封於陶又封於唐故曰陶唐氏季札始封延陵又封於州來故曰延來季子

秦楚皆三遷國都

周孝王封非子爲附庸邑之秦按秦水出隴山秦谷歷秦川川有故秦亭秦仲所封今秦州之地也至德公始都雍至獻公徙居櫟陽孝公立方治咸陽自秦亭又凡三徙國都楚熊繹始封丹陽其地在今荆南之枝江縣至楚文王自丹陽徙都江陵平王城之是爲郢都襄王二十一年秦拔鄢郢徙都於陳考烈王二十二年又徙壽春歷三世二十年而爲秦所幷自丹陽又徙三國都

范增

漢高祖嘗曰項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高祖之云亦怵於鴻門滎陽成皐之阨免於見死而云爾僕觀范增之爲羽計者主於賊殺漢主一事而已至於深謀遠慮圖回天下之成算婉畫增蓋未知之也劉先主關雲長皆常居曹公掌握中而公無害之之志者恃吾有以制之也予於此有以知曹公有取天下之量與增之所見異矣且夫英雄崛起將以成當世之大業其道有三而戕害其敵不與焉一曰順民心之所向以爲己資二曰據形勢之地以爲根本三曰求當世之奇才以爲任使舍是三者雖僥倖而得亦不旋踵而失之范增之相項羽於三者之中不能有其一焉切切然務在乎賊殺漢主而已使如增之謀可以殺漢主而亦終不能有天下也當秦之敝六國也楚懷王之見執其人讎秦之志痛入骨髓故其語有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其人心所向可知矣劉項之起推懷王孫心爲主故豪傑風靡而爭趨之使范增有謀當教項羽翼扶義帝以令天下大業未就而先放殺之增無一言以諫羽增之罪一也關中形勢之地以周公營洛之舉如是之□猶重於遷不肯輕駕而東者以其形勢足恃也羽之入關能據之以爲根本示天下形勢之制則英雄知所向矣迺懷思東歸焚燒屠戮以肆其暴特一匹寇之所爲耳豈能有帝王之度者而增無一言以及之增之罪二也韓信陳平當世之奇才皆嘗處羽麾下增不能一言以薦之以爲羽用卒歸於漢平爲漢之謀臣而信分漢兵獵取羣雄如狐豚然終以三十萬甕垓下以濟大業增之罪三也增有三罪皆足以亡國予故曰高祖之云怵於鴻門滎陽成皐之阨免於見殺而云爾也若增者豈天下之眞才也哉

劉先主

曹公將征烏桓。荀彧以劉備在荊州。必教劉表襲許。挾天子以令天下。曹公不從。決意北伐。劉備果欲乘許下之虛。言於劉表。表不能從。暨曹公北還。兵勢大張。出師以臨江漢。劉表甚恐。謂備曰。不用公言。以至此於。備曰。當今天下紛紜。機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此亦未足爲恨也。夫常人之情。少有所得則盈滿。少有所失則沮喪。英雄之處事則不然。失之東隅。則欲收之桑榆。豈以一失而挫其志哉。故高祖百戰百敗。而氣不少衰。劉備始得豫州。而曹操奪之。中得徐州。而呂布奪之。其氣未嘗少衰也。終能取荊收益。以成鼎峙之業。非天下之英雄。其孰能與於此哉。劉先主之英概。僕於對劉景升之言見之矣。

天雨

天將雨。必先蒸濕。雲氣騰結而後降雨。又龍見而雨。必旋至。以雨主於龍乎。則何待於蒸鬱而後作雨也。又有薄雲而能作雨者。且龍所取江河之水。曾幾何而爲泛溢懷襄之患者。何哉。二者之說。蓋無定論也。俗諺有云。人能變火。龍能變水。此雖俗說。細詳之亦甚有理。夫天下之理。不能以無爲有。有其本矣。亦必有所待而後發見。夫木之爲性。火實存焉。然火無以自見。人以一灼之火而變之。則木俱火也。以至焚邱陵。燎原野。無所不可者。假人之力而致之也。雲之爲氣。水實存焉。然水亦無以自見。可以爲霢霂。而不可致霖霈。龍以一勺之水而變之。則雲俱水也。以至於漲江河。盈澗谷。亦無所不可者。假龍之力以致之也。火木雲龍二者相待而成者也。俗諺雖有此說。然不能推其理之所在。因爲之說。

唐太宗

唐太宗將以晉王爲嗣。恐大臣不順。對長孫無忌等取佩刀以自向。而晉王之立遂定。是爲高宗。其後武后專政。唐室幾於不祀。帝王之爲萬世慮。當擇賢嗣。以爲宗廟社稷之主。無賢嗣則當法堯舜爲天下計。舉賢者而付畀之。何至任情狥私。而屬於其所甚愛者乎。如唐太宗引佩刀自向之舉。迺房第間婦人女子之所爲也。不謂創業英武之君而爲之。何哉。漢高祖欲立戚姬之子如意。一見商山四老從惠帝遊。則翻然而改。呼戚姬而語之曰。呂后眞汝主也。武帝既立昭帝爲嗣。慮其有母少子弱之患。卽日引鉤弋夫人殺之。雖太傷於忍。其爲後世慮亦深矣。漢高帝武帝可謂矚理之明而決然能斷者。不謂之英主可乎。與唐太宗不可同年而語矣。

憸佞

本朝太宗時。西夏圍靈武甚急。朝廷遣師援之。費耗頗多。上意欲棄之。而大臣意謂失靈州則邊患不已。上意亦悟。令兩府侍從集議。時呂端向敏中爲相。張泊在政府。泊逆知上有棄之之意。而不知其中變也。當集議所面責二相。謂其不能推誠狥國。呂端曰。張泊豈能有切直之言。不過揣摹人意耳。既而張泊上疏。援賈捐之棄珠崖之說以進。上曰。卿所奏朕不曉一字。還以付之。泊慙而退。上曰。張泊果爲呂端所料也。大臣阿意順旨爲利祿計者。自古有之。近世士大夫。又有依附權勢全無顧忌者。紹興中秦檜弄權。士大夫爭以取媚於檜爲能。甲戌廷試。檜之孫塤在焉。科舉條制。已有官人不作狀元。時有學官八劄子。謂

朝廷取士。當協公議。不宜以有官無官爲限。蓋欲爲秦塡地以媚檜也。檜以其說形迹太露。不答。又檜生朝。有一名士作九韶以獻。其序云。九章九辨。亂世之音。九韶之作。以治世之音。變亂世之音也。其中篇有秦趙之語。推原秦嬴與造父同宗。且指檜爲聖師聖相。又以無疆祝其壽。如此等語。言姦邪不軌甚矣。檜受而不報。不能暴白其事。明正典刑。意安在哉。其人有文章。嘗中甲科。與僕同歲。以名聞於時。此文成。其族人嘗出以見示。僕觀畢。卽擲之。至今談及其姓名。視之如蛇虺。然使其□兩漢之間。撰造符命。以爲亂階者。斯人其首也。富貴利達。其誰不願。然亦必以其道。非道而得之。亦何榮之與有哉。□□士大夫。若此類者甚衆。姑識其尤者云。

籌邊

方域之中。天之所以區分內外。隔限南北者。其處有三。其中曰大河。其南曰大江。其北曰大漠。三者。二在中國。一在邊外。大漠雖無深險重阻。而其地曠遠。徑數百里。無穀粟水草。故匈奴畏漢者。常居漠北。蓋天以爲夷夏之限也。五帝三王之世。北邊不過幽都朔方涿易之境。古先聖王不矜遠略。其於外國。蓋振文德以綏之。蓄威武以備之。如斯而已。下逮戰國。燕趙之地與狄爲鄰。各務斥大其封域。燕有元菟樂浪。趙以陰山高闕爲塞。秦幷天下。逐匈奴。敵人割榆中北假之地。面北陲比前代益邊遠。漢中葉。大將軍驃騎之師。疾戰窮追。甌裂遠遁。王庭邱墟。蓋自漠以南。實爲內地也。魏晉而降。迄於隋唐。大較幽燕之壤。未嘗不在中國。自石晉起幷門籍契丹之衆。以濟大業。於是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

州以畀之。由是函夏北邊。近偪雄霸。歷代設險。襟喉扃鑰之固。翦棄弗有。大河之阻。雖有中國。而北邊之地率多平陸。無高陵深谷之限。戎馬奔突。始難控制。太宗皇帝籌安邊之計。端拱中嘗下詔。其略曰。悠久之計。在於設險。若決大河。築長城。又徒自示弱。爲後世笑。朕今立法。令沿邊作方田。可以限戎馬。而利我之步兵。雖彼衆百萬。無所施其勇。方田蓋類古井田。溝洫縱橫若棊局。然所以隔限戎馬。抑彼長技。太宗皇帝神算妙略。急於用此。眞可以垂永制以詔後人也。仁宗皇帝時。又植榆柳爲塞。以防敵騎之奔突。亦設險之一端也。其後林木既成。北人患之。乃使間說雄州張昭遠曰。楊可以爲長梯砲梢。昭遠遂斬以爲用。慶歷間上封事者。或以爲言。於是下詔始禁採伐。二者之爲邊塞之利。其可以不知也哉。粵自中原失守。復失大河之險。所恃者長江耳。自江以北淮甸之區。其地亦多平衍。乏巖塹之阻。亦猶曩時雄霸之北邊也。近嘗見有司作堰。儲石梁之水。自天長以北。頗爲沮洳。雖稍害民田。亦得設險之意。後聞已決之矣。豈張昭遠長稍砲梢之間行乎。誠使今日於眞楊以北。視其空曠之地。舉行二宗之良法。講求石梁瓦梁之水利。以限制北鄰。扼其長驅之勢。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其庶幾乎。

酈食其說高祖

漢王數困滎陽成皐。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說漢王曰。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皐。此乃天所以資漢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勢之勝。則天下知所歸矣。漢王從之。復守敖倉。嘗觀漢高祖之

取天下。先用蕭何韓信之計。自南鄭還定三秦。據關中形勝之地。以基王業。及楚漢相拒。則堅守力爭滎陽成皐之地。以遏其衝而挫其銳。譬如鬬者扼其吭而搏其膺。蔑有不濟者矣。僕觀廣野君之說。是誠曉達地理。知山川之險要。其言關乎當世之大計者。夫用兵要以知地理爲先。用兵而不知地理。其猶木偶人是也。諸葛孔明爲蜀先主畫取荆收益之計。其言天下之地理。若指諸掌。必得如是之人。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務。今人千里之外。則瞢然無所知。何足與論四方之事哉。按敖倉在今滎陽縣。書云。仲丁遷於囂。詩云。搏獸於敖之地也。寰宇志云。敖山在滎澤縣西五十里。春秋宣公十二年。晉師在敖鄗之間。敖鄗二山名也。秦於此置倉。是爲敖倉。亦曰敖庾。東觀記云。濱水縣彭城廣陽廬江九江穀九千萬斛。今敖倉。今屬鄭州　成皐。乃春秋時鄭之制邑。古東虢之地。故莊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又名虎牢。穆天子傳云。天子射鳥獸於鄭圃。有虎在于霞中。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畜之東虞。是曰虎牢。虎牢之名自是而得。晉悼公城而戍之以備楚。因以服鄭。水經云。成皐有大坏山。其地巖險。秦以爲關。即禹貢大河之所經也。胤通言項羽阨西山而不得進者。即是山也。成皐之北門曰玉門。今在孟州汜水縣。太行山。水經云。在河內野王縣上黨關。今懷州河內縣也。按太行山有八徑。第一軹關徑。在孟州濟源縣西。孔安國言桀之敗於鳴條。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山東南涉河陽。遂奔南巢。即由此徑也。又蔡邕曰。太行之上。有天井之高關是也。太行河北之大山鎮也。其山自孟州綿亘至幽州界。　飛狐口。據漢書紀注云。在今澤州青城縣飛狐之口。如淳曰。是上黨壺關。顏師古曰。壺關無飛狐口之名。臣瓚曰。在代郡西南。

晉建興中劉琨自代出飛狐口奔於安次安次幽州縣也國朝雍熙中北伐田重進敗契丹於飛狐又敗之於飛狐北重進之師無一兵一矢之失即其地也按寰宇志云今蔚州飛狐縣飛狐道自縣北入嬀州懷戎縣界即古之飛狐口也漢書王霸傳注亦云在蔚州飛狐縣北通嬀州懷戎縣南古之飛狐口也白馬津水經注云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決通濟濮淮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黃黃溝也今在開封考城縣西津之東南有白馬城衛文公渡河居之所謂野處曹邑者也漢二年盧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與彭越擊破楚軍又袁紹遣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皆其地也白馬有韋鄉韋城亦曰韋津又曰鹿鳴津今滑州之白馬是也又寰宇記曰澶州臨河縣亦有白馬城德清軍黎陽縣東黎陽津一名白馬津十六國春秋慕容德率戶四萬三千自鄴將徙滑臺至黎陽津燕魯王遣船迎德會風驅船沒魏軍垂至三軍危懼欲保黎陽昏而冰合是夜濟迄旦而魏師至冰亦消泮若有神助德大悅故黎陽爲天橋津高齊文襄征潁城仍移石濟關於此遂造橋改名曰白馬橋此則白馬津之北岸也是數處皆關東河北襟喉之地詳究廣野君之說當時說漢王之時漢已得燕趙韓信將東擊齊楚漢相距於滎陽其言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者蓋欲以固燕趙之心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者蓋欲以斷齊楚之路也愚故謂其言實關當世之大計者又觀酈生之說齊王言今漢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是時漢王已用酈生之言分兵諸處矣益知高祖之善用謀而識兵勢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東園叢說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李如篪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徐蔭齡）

十E五二三六

嚴

二